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六十四

○外集

路官部

總管府

總管府尹 州尹 知州 知府 刺史

達魯花赤

事並同

歷代沿革

古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千石，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新室改曰大尹。中興仍西漢舊制。因之晉郡守皆加將軍，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大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郡至下下等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

文

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刺史加號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宋仍刺史之號。宋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關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大元置上路達魯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魯花赤，中州知州正五品；下州達魯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

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
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

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今之郡守縣令
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董策古者參用名

儒典領人郡本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
里之師常集穎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聖書之勞同上賈琮以

最于十二州頌之以聖書黃霸以用于二千石龍之以侯印章
夾厚州策今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

母之道焉白集發彪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
襦袴吾人者乎揚潛制于時州宰高季通秩映準旗榮參能載

徐游說碑州將李憬潤河承守以廉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
具寺碑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韓文欽此大惠施于一方无疾

其驅天子有詔同上歲會課第甲於他州白集亟分符守于嶼

制俾從竹使之權王博制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選昭王碑龍冠
列藩越敷邦教楮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韓文雙旌五馬記

室新善政有六條白六帖事見後隼旗能載剖竹分符並同
上新紱在股兩轡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崇

書郡將兼領武事同上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蔡邕上章隼飛旗
上熊伏軾則皂蓋分輝彤幘耀彩記室新書爰牧荆州威行郡

國奉法作則居儉履潔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听声察實為元
伯之冠謝奕吾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

詩燕寢凝清香兵衛森益戟唐韋蘇州詩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謝灵運出守永嘉入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

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夫紹興詩湘竹斑斑湘
水春橋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輒自

遠人安刘禹錫寄澧州太守文石階前薛聖王碧雲天外作真

鴻科按寄官州守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尽說受恩初權德輿

撫川詩海國歐鄉浙水東暫煩良守此憑熊宋綬詩淮海維揚

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甫寄章梓州為郡暫辭雙鳳闕全

家遠過九龍灘張籍送汀州元使君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

杜甫寄劉峽州英英桂林伯頭維文武材韓愈詩柳岸風來影

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安詩秉鈞方咫尺銀翮再聯翩

杜寄巴州嚴使君詩作郡庐山下東坡讀書山中詩漢節從分

竹劉鞭不用蒲唐子西送陳守惟君万里分符去蒼梧之野舜

遊處郭祥正和吳守五馬持山節三衣對水田錢惟演擊鼓鳴

笳引益船一麾行指斗牛边曹子固送陳守到处聚觀香案吏

此邦宜着玉堂仙東坡贈越守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

使君晏殊送凌守赴宣城文章得丹桂仕官到朱輪唐子西送

陳守畫鳳仙楹遠塗雌郡閣閑錢惟演送王滁州人望使君如

文外一

望月要須如鏡莫如鈞王十朋贈明守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

不隨驛使來荆公送素守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

可馬公送齊季士知荆南老幼化服一事无有鞭不施安用蒲

東坡送宋太守行看鳳尾詔下却虎頭州東坡滿目江山富一

堂公餘身在水雲鄉王十朋守具國富川郡治居高閣万頃平

湖几案間同上困人少倚東園望擬築沙堤到廣陵李榮揚州

詩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温公送石昌言水边花氣薰衣服

嶺上嵐光濕益旗朱夢餘送林幼詩子歸治小国洪鍾噓激撞

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過尽亦盡荒去復新漳州公賦擁詩人

陳與義贈韓守今侯冰蘖清到底一粒不嚼庐陵米一芽只瀟

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揚誠齋

古今事蹟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具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所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史記

皂蓋朱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其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餘方準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文外十

四

樊子雲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一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道齋開覽去李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潘子真詩話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田謂諸侯也

賜車蓋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由并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賜車劍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上特賜車劍

賜履被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筆書勉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筆書勉勵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前漢循吏傳序

文外十

五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後漢循吏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且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嘆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唐循吏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田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

衣錦再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与整同起兵遂張室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屋刃上須臾又夢一刀

六十一

六十一

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加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水後來斷盤囊者以為水边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選汝陰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相再為河内黃霸再為潁川陳審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内郭伋再為并州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虞并州刺史召其豪右为境咸安兼貢違關士咸

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善昇升士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

今僕出守

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琅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外十一

七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望於
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韋嗣立先行
以示群臣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酺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都太守視事

十五年晏類要

八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听
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敕不听起觀其斷決折然
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

後翁歸三子皆為郡

號方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廷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方石君

後漢李元礼祖父脩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從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畧与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刘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还鄉及禁養之礼轉湘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代之遴為長史南

文外十

八一

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称名號大南郡小南郡南史

治有異等

漢王成為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為第一

穎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為天下第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表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相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象昇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比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大守孟舒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公治民自効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裴字文林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

清簡為最

宗室李岷為睢陽太守清簡為一不石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人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薛光謙徐州司馬鐘二人而已

文外十

九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熹為汝南太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敕熹曰汝南心腹之郡位以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耆老遮道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至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

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曹定

魏曹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守天水人乞留曹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种暠

种暠為梁州太守被徵吏召請闕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暠去相揖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无當時譽去後人思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无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益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轆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二百里不忍別吳郡志

群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郡飛亦擁車行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選道不使去乘馬鞭箠民皆截留之

復還去珠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負珠徙交趾嘗革易前弊未經歲珠復還

爲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爲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白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文外十

十一

震畏四知

楊震爲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衆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爲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爲東陽太守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水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

清見越石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玉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武帝謂威曰卿孰与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云知是臣不及父遠矣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續

文外十

十二

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受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人挽舡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道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舶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畫像自戒

申徽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以版載土

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舡載土而歸

賣劍買牛

龍其遂為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屍
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劍佩刀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
牛而佩犢

無襦有褲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
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
教務農桑立畜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

文外一

十三

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
多伏氏之孝

起孝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孝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
魯風天下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間里
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尉父老以農老之言勉少年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村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言哺鼓腹後岑彭傳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行之西米鹽言至細黃霸傳

無拘文法

龔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乱人猶治乱繩不可急願救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閉閣卧理

文外十

十四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閉閣卧理黯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臥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公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於是遜謝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无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余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歲增召守京兆尹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陽大治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吾欲

文外十

十五

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刘寬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称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世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日虎渡江去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拾遺又嚴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又范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登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室化其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摧折豪強摘發奸邪

漢皆香為太守到官不遺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決

文外十

十一

畏如大府

郅都為濟南太守族滅廂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遺行吏出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其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

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郵物人謂有脚陽春

天竺遺事

民號屠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願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二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審虎臧彪

審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審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駸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文外十

十七

民亂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亂三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獲全

盜賊屏息

魏顏斐為郡太守因圍空虛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聽壁

普泰中韋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聽壁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尺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顧延之為永嘉太守其慈憤作五君詠曰五馬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廡勞侍從之事出為郡吏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奉二年討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擲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是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世說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冗官帝亦惜香

文外十

十八

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後世書

不共典裁

宋氏晚運典裁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裁母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裁共臨之

雨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駕行部所經輒隨車而雨注

虎隨喪去

王業拜荊州司隸道卒有二百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府中

沈曹為呂陵太守有二黃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拜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翽字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昆曰偶然尔帝嘆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散去竟外

蝗入輒死

文 外十 十九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禾生府

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潁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歧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稻田千萬頃勸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溫嶠字太真鎮江州溫達於治道楚后風俗甄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暉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後范滂傳

靈蓮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蓮素所愛好出守遂肆意遊遨嘗有木伎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文外一

二十一

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去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賓客進仕

洪宋博好樂士夫為郡守賓客常滿門欲進仕者薦奉之

掾吏師友

以嚴翊謂掾吏為師友

府廷生梓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廷生梓橫閣誦經俯闕朱轡仰瞻僧冕晏類要

戴帽賜片

梁彥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特罪湘州百姓呼為戴帽賜片自外發黜无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改慈易調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喙笑彥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兇徒莫不潛竄台境大駭

召還領相

太宗朝遺事張法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

文外十

廿一

書公曰皇上以朝廷无事北門鎖鑰亦準不可

故鄉畫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畫錦者也

州人遮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父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

張忠宣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之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尔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拜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拜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鮑老亦水記開

文外十

共二一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灯炷香通文復坐郡樓更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即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任无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歲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止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送以詩云馬語舊路行來消電放長江不共來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為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總定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東坡記事

水精灯笼

張中庸治洋州民号為水精灯笼

不阿鄉曲

苕溪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柏終為棟衝剛不作鈎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靖介張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宴居官未嘗市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无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係獄此吏故縱之也語錄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闕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斬見侍中耳郡幾至无事抃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循拂然不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一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也呂氏家範記

延熈李者

張諫守益州時李校相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改張達者皆有李
行遠延熹加札敷勉就奉後二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李
者知勸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
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以遠近受糧活十萬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
守臣職矣又一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曰過於作中
書二十四考矣言行錄

民驚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
用默記數百人以此決遣了无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
欺墓誌

治祿神明

刘敞治長安大姓犯律積產數巨万冒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
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人皆知律周冒不敢
言公因事發之窮治悖伏罪長安中權呼祿神明行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
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且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史
君端為庶民斟

寬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
南京皆大郡公至二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僧
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恩
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寬禁

張詠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
言行錄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
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役又新倉教吏告日役千夫
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无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與造
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推枕民不流徙同上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及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
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脩城使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言行錄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万人而
无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万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无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
價歲折米六万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價采
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无餒
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无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旱先生拯救有方民无飢色天子嘉其能就
任除直秘閣提舉制東 贈卷行狀

增價商湊

趙清獻公林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躍貴餓死者十五
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
詣越米價更賤民无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十八處減價糶
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
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至平其價東齋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
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賊將滿路官无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
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公曰人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

文獻上

卷六

公但勿預吾寧独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夔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
助役者尔与之鄰独无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
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
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
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粟米以濟貧民
後主改之貧无所濟晦叔奏復之民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
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暉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颺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

兗州南口鹽負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呼為余佛

余崇龜守九江日夏涉秋不雨公到郡率家蔬食為民禱祈既而雨澤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率手加額呼為余佛

比鄭子產

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无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与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遺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外戶不閉

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為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偽禁賊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策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号魯開門

文外一

廿七

先期浦償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書繫公庭夜禁廟院雖死无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碓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与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墓誌

盜飢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六倉稟更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尔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後系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言行錄

賊眾大潰

刘忠顯并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与城存亡不為動遂募嵬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眾出戰賊火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与劊

文外一

方人

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刘公也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於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拚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各股票公曰天寒寒可拚与之神也自若飲如故卒氣沮无以為變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无行人公令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証解來明日果得之公戮于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季大尉德如蔡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廟建二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大校李中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
姓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取其資崇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
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案牘視之
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
罪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行豪民鄭憲以貨結事於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
奸利事發械繫死于獄尺籍其家至是權貴殺其家訟寃且誣
公以貨交事叅政劉琪奏李基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頌
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墓誌

鏤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名之曰戒民
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地

為政使人

主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使人情蜀人錄所行
為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廟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
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
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声聞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場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
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取取先是西路又旱鄆
多旱蝗公入境兩至州數日蝗自出境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招誘群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當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

炳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去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尔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夫豈不可

即誅乱卒

向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禁卒欲倚離為乱者密使麾兵彼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口尺石宿僚兵官置酒縱閱命離入召至偕公振袂一揮伏卒尽出尽密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乱卒掃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厲潔服入

王文正公再位大名厲使往復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境詔錄

異域拍使

余靖在廣以信彼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

順指氣使之

賜錢旌潔

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高鏑其嚴發之得宝符數千楨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蠹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万以旌其潔

抗辭受賞

刘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公資政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拜公奏曰臣艱難時与士卒同暴露今獨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即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寐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蓋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時陳襄守淮陽有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

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躬遺事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蝗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隊永而青州无害

鶴訴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鶴先飛令兵官隨往鶴集一大木上蓋鄰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亢旱公下車雨沾足以為隨車雨入境而雨

文外十一

三十一

劉公敞守鄆州元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行狀

古今文獻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与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于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万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蠶穀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又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亦豈无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譁呼不勞

施爲生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歸府雖云纜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龍北猛難計程期颶風鱗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纜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惛慙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公吏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琴聞文章未嘗一日暫廢竊以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无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无愧措之于天地之間而无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万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

剛發臣竊慮憲若某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闕機闔密雋風飛日月清昭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魏之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置自拘海岳戚之嗟之日去死逼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躬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湯肅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无任感恩亦關慙惶懇逼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為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抃无極及臨所部驚頓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无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惟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迹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眷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蒞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近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踴躍无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係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慄慄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无任惓懇屏

文外十

卅三

答之至

代韋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受命甚驚臨職弥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无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天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以襦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按守於再秋弥驕墮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谷生成之造无任感恩殞越之至

送曹穎州序

洪邁

開封曹侯守贛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陽洪邁
出祖十十生津亭上茶酒挹之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
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方內為斯民宅牧地无小官无卑其夫
其還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內外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
書為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鷺華直探物詩中
耳然郡國或荒寒不可治積為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河西
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贛也獨中熟人人
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昇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
用以是占侯之策富貴不待證龜蔡也為我竟北爵謝曹大夫
霜風鳴文方木偃立黃鶴高遊息摩青雲鷓鴣啾啄空谷中翼
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翅整駕後去矣乾道七
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文外十

世甲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能過屢淑見吏民敬宣詔旨
臣中謝伏念臣性資慙拙學術迂踈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
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歎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
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系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太
苛而蠶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
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學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
日伺鄰邦之轉餉熬之手鞭扑之苦眈眈焉帆檣之來凡茲數
端尤為深病頓雖一日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稟莫知其稱
塞效蓋伏謁皇帝陛下燭臨万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
欲便甘旨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獎
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澤誓登隆知廉平而吏民敬
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亦冀躬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戩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旧服
恪布寬條臣公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无竟日之怒聖君大
度山林鮮終弃之才韓定国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盖值明時微臣之宗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示万年之法
昨者余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
君之无術方押彈交上独亮狄山之愚迨霽有一頌尽洗元成
之玷何嗇於議罰而榮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
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没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
所期敢圖皂盖朱轡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
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属當公私凋弊
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之蓋臧
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鑿公自省
迂踈若為經理茲盖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談

文外十

廿五

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体国故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畀以旧封責其未效臣昔尤將母今独携孥禄弗逮
於養親志唯端於报上拊摩瘡痍冀邦人生意之復还培溉本
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闕地重首叨分闡之除顯服龍光
私憂公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独立无朋先帝輟諸玉堂
之庠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
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冰蘖自將粗謹
酌泉之誓豈爾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还眠初心而
尤嫌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軌獲於茲辰与在親擢
西廟賤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实均
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属部創夷之

未復考比年倣稷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
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尤宿疾甫瘳之後正其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迺臣所職祇媿
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
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具廉恥臣欽承 詔
旨思軀聖精志或得行詎有禁闕淮陽之間敢當自效願推頽
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閩徼初叨江海之麾易地制西怒界股肱之郡分顧憂而
益重豈薄陋之克堪臣中謝伏念臣嘗古成迂信書故退頃從
山水之縣入陪鶴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
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
玉色臨遣金言撫柔憇公幹漳濱之身三年于外易獨孤常州
之任再命茲恭啟謂載益而望天今復奉頤而見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蹈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不居其聖明見
万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捐輔郡
以詭下臣臣敢不既竭駑才底綴結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治所
願尺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需章告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当期而俱近感及
喜以來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中謝伏念臣幸問將落行
能無稱巖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為際
熙運之休明彙群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實周行念父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如未老而先衰兒女滿前昏嫁夫
畢方抒情而地躋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齒齋於劔池仰推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侔得函三疇若予厚下之仁怙冒率
土曰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无爰珪符下逮撻櫟臣敢不祗
若德意宏敷詔條今修庭戶之間所先豈第民和壠畝之上茲
謂峇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發寓里疏祭价滿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 皇
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
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无歎息愁恨之声豈應一介臣之微
輒冒二千石之奇伏念臣李迂而癖志廣而踈居官无以瘡人
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国既不以治辨名逮再守求嘉尋復
坐懦弱免雖歟女望娥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氣以招尤退处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
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闕

文外十

廿七

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辭空
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王音之訓式欽乃命爰疾其驅臣
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
催一十五万碩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万錢而所
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
密而訟益繁弭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尤存矧
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孑立百為莫開然
臣常閔洪輿圖數唐賤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
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辛設孺子一榻清譽高於
岱嵩王弘仲得文正片碑灵光射於牛斗逮于 聖宋懿我
孝宗升濬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号首振吏治以開
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
符臣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

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闡重玷選掄雖屢控於懇辭願由
勤於褒諭能榮矣與感懼維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
中謝伏念臣迂踈末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
念海瀕牧養尚堪疆頽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游拜明
綸昔拙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書之試况李兼嶽麓修明遠自
於前賢而壞帶洞廷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万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
自知无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
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孳力雖馳驅
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幅終

文外十一

二十八

望矜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
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
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
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
亦既閱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
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
分符今庶少安於毗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優片善之或
遭四方无虞九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
臣敢不深体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夙瘁之勤疾疢或
加未免告歸之請尚冀履壽卒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无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
宣布云初感極淨零愧深汗泆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
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間繼
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誠中
兩奉於除書亦屢抵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
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意因仍復
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
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漑而莫回終坐懦庸之无
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
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
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充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
弃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倘粗間
於疾疚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
路克對寵光

文外十

廿九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久違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祗官次
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濩落而无所容愚撞而不逮事遭逢加
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途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猥
勤前席之思今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甌閩百越之區
縣列十城介谿谷万山之阻人虛橋而尚氣俗皆鄙以難馴平
時蒙珥筆之聲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
氣相挺殆漸摩而一变得居長吏真可備負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德如 仁宗武類 藝祖及國家之閒暇先務養民知稼
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
紆殊眷雖兩言溢惡欲與投杼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

監致茲枝拭及出生成北膺便坐之從容由軫溫顏而尉藉感
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寧慮於弃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
寬大即墨受封於万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惟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綵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常極縻
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顛拙人品妄庸紬石室之書久慙
清貫汚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
下猶居推擇之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
方播笏垂紳之盛豈謂乏才顧遭簪弊獲之微亦容待罪致令
冗散獲殿潛藩臣尚尔懷章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橐敢忘安
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馴子牟之恋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一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

文外十

四十一

見於吏民恭戴光灵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田凡品誤席隆
知豈有文章輒代言於禁掖初无孝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窺
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旻天方祠館之載求乃
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露
六龍之雨露分號潛藩以若所為不輕而重曾是摧顏之質亦
分牧守之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春耕
秋歛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推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
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閑存令共理臣敢不仰祗德意力
効庸駑行止非人適有諱於棘訟始終報上敢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挾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
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
而性介天与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軍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驚半世之迂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
深故上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矣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
田固為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祭
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效蓋伏
遇 皇帝陛下台德天地玩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万里
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曾冀效於秋毫下伎下賢尚叨榮於晝繡
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体至仁仰圖共理奉二年之計自
惟无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奉祠又卧漳濱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俯僂以
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其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
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餐積懼於人言累月中樞伴食敢安
於天職退從散位揚侯嚴誅當王度之清吏列公材於中外臣
之无似上所誤知奉留都覽鑰之最况嶺帥相受連府節符之
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夸一朝而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如天
至健若日大明处法官之中五帝其臣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
之盛易為赫然决决於小人卓尔晋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
昌辰豈伊朽壤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為吏何以治民安
田里而无歎愁雖謹思於体因以簿書而振期會諒不免於瘵
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提筆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輅東廡初无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趨官署
祇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瓊隸抱關擊柝居自分
於塵埃攬轡督重忽濫蒙於推擇偶道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
加推是漳江素称道院聖賢相遇坐收无悔之威卓野雖愚亦
識有生之樂各為郡守不異家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

便曾尚旉待為是遭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
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恭已無為獲至尊而制六合
遴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臣願以衰殘奠勝委付安庶民
而亡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歌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頌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綬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
抚躬踴躍滄事凌兢中謝竊以羣方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
地分遠近之別政有後先之差繫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
底乎康乂嗟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
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攷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
其理必東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遺族冥心造化已絕意
於紫青岳首薄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薦遂誤畀於蕃
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
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燾之中凡茲
銅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戍曾何踈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
條輯寧閭里挈鉗守器誓另保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縻於廩
祿

文外十

四八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
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某本起艱生飯為拙宦偶逢總攬遂忝
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燭裨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鱗竟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
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表
為郡舊名安靜之區焉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
且羸以委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
顏於膝下奄斐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

念若為忠孝之兩全必蒸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王威作新吏
治謂多艱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延
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學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
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季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邊老去送人作太守不曾送
人上九天玉皇去年選丁寬遣來螺浦蘇榮鰲玉皇今年喚渠
還州民避道不得前文儒在政乃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閉道渠
豈第父母然凜然冰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般秋毫不擾田
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彙併甘泉尚書履聲吏接連更
進一步百尺竿紫極黃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滿山雪花能舞
梅能言滿饑史君金玉船

文外十一

甲三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日真拍吟連城默如霧闔王雱嘗
室丹漆美玉度今為大帥府千里來赴熱元侯文章翁更以能
吏著我、中天閣鳴玉改新步街詔出梨嶺方為遠人慕旌旗
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祜孝友樊
侯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
開吏接堂上肘指搗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牆登山水隱凡詩
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斗方今
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鄴涿多美酒不知尊前安更
得賈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

徐璣

焚罷南坡臺星華接履聲艱時曾倚重鈞黨賴持平仲甫思全
袞元崇正本兵羊儀麟閣貴威重大戎驚聖王愛遐遠朝端擇
老成迹臣宣惠化七嶺動權情風俗移刀劔田闢家饒耕試茶
龍井碧開硯風潭清秋日江沙渺晴天鼓角鳴稻香隨便驛挂
影伴仙程美玉非藏韞黃金笑滿巖寬和元白髮早遂有之名
登用唐三世樞機漢九卿鼎司虛正席丹袞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闕守慎簡由袞袞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
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詔發青紙朔風好吏免先令疲
人喜何武劾腐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承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轡朝辭蓬萊暮南轅古來南陽有賢守前祿邵
父并杜母自從萊公卧鎮餘二子不復轉人口請公作詩歌蔽

文外十

四〇

帝使民歌之借祀事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王希道知和州

蘇子瞻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
往傳諸郎觀君崛奇自奇相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委奔
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梅聖俞

今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園都絲鞞加錦
緣銀勒以金塗去其吏擁後隊劔撾盛前驅君又不如此革營障
泥烏徐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驚下情靡不達略細辛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盞露正直朱緯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高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真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贈台守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聞同舍有輝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孺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无一莖

支外一

四五

饒諫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祖述方城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

劉禹錫

久鎮鴟行重无嫌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衡囑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还将刺史節却馮耒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鬚宜少存

贈德安守

范能

安陸号方鎮江邊尤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發

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陳侗知陝州

蘇子瞻

天驥皆渴雲長鳴飽芻木君獨一麾去欲塵五袴歌

送靈師

韓愈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煙得客輒忘食開袋乞贈錢手持南曹
叙文重青瑤編古氣參彖係高標揖太玄

寄楊桂州

杜牧

五嶺皆炎熱直人獨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對此須相
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寄白頭吟

寄裴施州

韓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春門
闌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遣鬣毛侵

送嚴大夫赴桂州

白居易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无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
外旌旄艤艤中大夫應絕席詩酒与誰同

文外十

送王十朋知湖州

非也王十朋南來可駭君家相隔百年

江外饒佳郡良具天下名尊羹紫絲滑鮑膾雪花飛星斗寒相
照煙波碧四圍柳侯來治牧草樹轉清輝

謝子瞻內翰浙西開府

錢杲父

雋庭鴛鴦集珍群病潮摧頽下九門罪戾我慙非昼錦回翔公
亦暫朱幡龍蕃改化知應尔夔契謀謨想自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劇郡高讓猷承明聊紆東陽紱來濯滄浪纓東陽佳山
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万户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為嘉太守載酒時
作凌雲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郭備

初登西漢臺
臺府使領吳王第一州
遠廊白雲衡嶽近蒲帆
明月洞庭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置迢迢阻玉音
左魚江海遂初心
秘樓晴日東西望
幾處棠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親官舍當有擇
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燦連檣一萬艘
紅粧執業三千指
簿書期會得餘閑
亦念人生行樂尔

寄裴施州

韓愈

郎朝之具裝施州宿昔一逢无
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
水壺玉衡懸清流
竟有四岳明至理
漢二千石其分憂

寄虞卿知常州

劉禹錫

曾主虞書輕刺史
今朝自請左符來
青壺直上无多路
却要斜飛取勢回

文苑十

七

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縱騎朱旗入楚城
士林皆賀振家声
兒童復喜迎新守
故吏尤應記小名

送楊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
滿城歌舞向朱輪
八公山下清淮水
十騎塵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充持刺史節
尚方行賜尚書鳥
前年持節發金屋
到處賣刀枚
蠻粟

送表弟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
得郡東南地
甲幽翠漢管絃
三市晚風臺煙
兩五峯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萬箇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閑事亦无

歎香齋詩

曾子固

每齋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无事千里耕
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清耳漱空流沉煙細細黃
卷疑在香炉最上頭

送王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

楊廷秀

滿听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政坐治声優過闕端能
遇居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馬不須休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詛風不應盛名下未着玉堂中刺欲公留
此其知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劍

楊廷秀

南尔永農君翩然牧劍津諸公誰不相有

幾何人氣節霜餘

凜辭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正青春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尔一笑可憐生野店綠山
去春風並雪輕先愁饒水上話別若為情

送吉太守朱子淵造朝

楊廷秀

廬陵難做定仙才請看黔川朱大夫秋月滿懷春滿面視民如
子吏如奴万艘白絮何曾欠百雉金城舊更无歸侍玉皇香案
了甘棠便是瑞蓮圖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双頭蓮子淵益以為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終不慰生平西歸一見还傾蓋夜坐相
看話短繁老去可堪頻送客古來作惡是離情雲泥隔斷從今
始肯倩征鴻訪死生

送顏我聖龍李尚書出守泉州

楊廷秀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宰均四海漢制尚

書本自官。錫鷺班。齊瞻進步。鳳凰池。近却飛還。河圖冠出。西清上。莫作尋常五馬看。

送葉知郡

刘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候。无路意。博秋到來不飲。官中水歸去。難謀郭外田。灯遠。只多點塔。擔輕津吏。易排船。貴公亦似。追程送青過。襄山。

注

送陳寺丞守延平

刘克莊

韶兒延英對。親見吏民極。知忙抹旱。豈是急領春邑。為搜空壤州。因獻羨。貧。以行休戚。繫未敢賀。朱輪

詩話

會宰勸酒

王十朋

見前事实出詩愛民

